

第 三 辑

White Night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白 夜

〔法〕福楼拜



白 夜



陆永昌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三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金明盛印刷服务有限公司印刷

375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0印张

2002年11月第1版 200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ISBN 7-104-01760-7/I·695

全十二册定价:380元

目 录

赌 徒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5)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3)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2)
第九章	(49)
第十章	(57)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74)
第十三章	(85)
第十四章	(94)
第十五章	(101)
第十六章	(110)
第十七章	(117)
白 夜	(127)
第一夜	(129)

第二夜	(138)
第三夜	(160)
第四夜	(166)
脆弱的心	(179)
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223)
第一章	(225)
第二章	(241)

賭徒

第一章

离开了两个星期，我终于赶回来了。我们的人在鲁列滕堡已经呆了三天。我想，天晓得，他们会眼巴巴地盼着我回来，其实，我想错了。将军特别超然地看着我，高傲地和我说了会儿后，就叫我去他妹妹那儿。显然，他们在什么地方已经暂时通融到了钱。我甚至感觉到，将军看我时有点儿不好意思。玛丽娅·菲利波夫娜忙得够呛，只是顺便和我说了几句；不过，钱是收了，数了，也听完了我的报告。中午饭前，大家都在等梅津采夫，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英国人；依照老规矩，只要有钱，就马上开宴会，按莫斯科的方式。波林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看见我后，问我为什么去这么久。她还没有等到我回答，就走开了。自然而然，她是故意这样做。然而，我们俩该相互解释解释，心里积下的东西是太多了。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在旅馆的四楼。这里大家都清楚，我是将军的随员。一切迹象表明，他们都已及时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在这里，将军被认为是俄国最富裕的显贵。还是在吃饭前，将军在吩咐我做别的事时，赶忙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我在旅馆的账房里把它们换了。现在，大家将把我们看成百万富翁，至少整整一个星期是这样。我本想去叫米沙和娜佳，和他们一起去散步。但是在楼梯上，我被叫去见将军，他自己认为，应当知道我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此人怎么也不敢正视我，尽管他特别想。不过，我在回答他时，目光盯他盯得太紧，也就是说不大恭敬，看得他都似乎不好意思。他用词非常华丽，斟字酌句，一句连着一句，结果完全弄得乱了套，他想叫我明白我和孩子们在什么地方散步，离公园游乐场远点儿。最后，他勃然大怒，突然补充道：“要么就这样吧，您大概是要把他们带到游乐场去玩轮盘赌。请您原谅我，”他说，“不过我知道，您还相当轻率冒失，大概很能赌。为了以防万一，尽管我不是教您的老师，而且我也不愿意承担这一角色。不过，至少我有权希望您，这样说吧，不要败坏我的名声……”

“要知道，我连钱都没有，”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要输钱，必

须得先有钱。”

“您很快就会拿到。”将军回答道，他的脸有点儿红了，他在写字台上翻了一会儿，查了查账本发现，他欠我近一百二十卢布。

“我们一定清账，”他说了起来，“应该换成德国马克。您现在就先拿三百个马克去，一个整数，而余下的尾巴，当然喽，我不会不还。”

我默默地取了钱。

“对我说的话，请您不必生气，您的心胸太狭窄。要是我说您什么，那么，这样说吧，我不过是提醒您而已，对此，我当然有某些权利……”

在中饭前，我带着孩子们回来时，我见到了一帮乘车骑马的男男女女，是我们去看遗址的人。两辆豪华的四轮马车，匹匹都是骏马、好马！布朗歇小姐和玛丽娅·菲利波夫娜、波林娜同乘一辆车，法国佬、英国人和我们的将军骑马。路上的行人停下观看。影响是造成了，不过，将军要倒霉，我算了一下儿，我带回的是四千法郎，加上他们在这里临时弄的钱，看来，他们手头上现在有七千或者八千法郎。这个数字对于布朗歇小姐来说是太少了。

布朗歇小姐住在我们住的旅馆里，她同她母亲在一起。我们的法国佬也住在这个旅馆。仆人们称法国佬为“伯爵先生”^①，称布朗歇小姐的母亲为“伯爵夫人”^②，怎么说呢，也许他们是真的伯爵先生、伯爵夫人。

我就知道，在我和伯爵先生同桌吃饭时，他不会和我搭腔。当然喽，将军是不愿意介绍我们认识的，或者说，不愿意把我介绍给他。伯爵先生本人在俄国呆过，他知道被称为家庭教师^③的小鸟是无足轻重的。顺便说说，他对我十分了解。不过，说实在的，我来宴会上是非邀之客，将军好像忘了下指令，要不然他会打发我去吃普通客饭的^④。我是自己来的，所以将军看了我一会儿，很不满意。善良的玛丽娅·菲利波夫娜马上给我指了一个位置。不过，我以前和阿斯特列依先生见过面，这可帮了我的忙，接着，我身不由己地成了他们圈子中的一员了。

我第一次和这个英国怪人萍水相逢是在普鲁士，我们在火车车

①③④⑤ 原文为法语。

厢里面对面地坐着，那时我在追赶自己的人。后来，我入法国国境时，又撞上了他，后来一次，是在瑞士。两个礼拜的时间，相遇了两次——瞧，现在我突然又在鲁列滕堡碰上了。我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比他更腼腆的人。他腼腆到愚蠢的程度，当然喽，他自己也知道这点，其实，他一点儿不蠢。顺便说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温和的人。在普鲁士第一次见面时，我硬是叫他谈起话来。他对我说，今年夏天，他曾在北角呆过，他特别想去下戈罗德的集市看看。他是怎样结识将军的，我不得而知。我觉得，他正在疯狂地爱着波林娜。只要她一出来，他脸就像晚霞一样红彤彤的。我坐在他的旁边，他高兴得要命，他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知心朋友了。

在席间，法国佬说话说得特别有声有色。他对谁都不大客气，自高自大。我记得，他在莫斯科就吹过很多牛皮。有关财政金融，有关俄国的政策，他大放厥词。有时将军也敢反驳一下儿——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惟一的就是不能彻底失掉自己的尊严。

我的心境很怪，自然，饭才吃了一半儿，我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平常的老问题：“为什么我老是跟着这个将军屁股后面浪费时间，为什么不早早离开他们？”偶尔我朝波林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瞄几眼，她对我完全是不屑一顾。结果我被激怒了，拿定主意胡闹一下。

就这样开始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声卷入了别人的话题之中，也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我主要是想和法国佬骂一通儿。我冷不丁完全高声而又清晰地对将军说，今年在饭店，俄国人几乎吃不上客饭，我好像是打断了他的话。将军给我投来诧异的目光。

“要是您还是一个能尊重自己的人，”我接着说，“那么您一定会引起别人的许多臭骂，必定碰不少钉子。在巴黎，在莱茵河畔，甚至在瑞士，吃客饭的波兰人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是太多了，要是您是一个俄国人，您都没有可能张一张嘴。”

这话我是用法语说的。将军摸不着头脑地看着我，对我如此失态放肆，他不知道是应该发火，还是只是感到惊讶。

“这就是说，您曾经在某地被人教训过。”法国人漫不经心而又轻蔑地说。

“起初，我在巴黎和一个波兰人骂上了，”我回答道，“然后又

和一个支持波兰人的法国军官吵上了。之后，在我说了我是多么想在殿下^①的咖啡里吐唾沫之后，一部分法国人转到了我这边。”

“吐唾沫？”将军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极其困惑地问。法国佬则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的确是这样，”我回答，“两个整天，我都这样坚信，也许因为我们的事，我不得不去一趟罗马，于是，我去了教皇驻巴黎的使馆签证。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神甫，五十岁上下，干瘪，脸上冷若冰霜，在很有礼貌地不过非常冷漠地听我说完以后叫我等。尽管我很急，但当然还是坐下来等，我掏出《国民评论》^②，开始看满篇侮辱俄国的污言秽语。在此时，我听到一个人穿过隔壁的房间，去了殿下那儿，我看到神甫向他鞠躬行礼。我走到他的跟前，重提了先前的请求。他的态度更加冷淡，叫我再等。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个陌生人，不过他是来办事的——有点儿像是个奥地利人，听他说完话，神甫马上把他送到楼上。那时，我非常气愤。我站起身，又去神甫那儿，口气坚决地对他说，既然殿下在会客，那就说明我的事可能好了。突然，神甫急忙闪开我，神色特别惊讶。他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小小的俄国人，竟如此斗胆把自己和殿下的客人相提并论？接着，他似乎因为能侮辱我而沾沾自喜，从头到脚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用最厚颜无耻的腔调，冲着我叫道：‘难道您就这样觉得，为了您，殿下非要把自己的咖啡倒掉不成？’那时我也大叫了起来，声音比他还响：‘您可要知道，我要朝您的殿下的咖啡里吐唾沫。要是现在还不把我的护照签好，我立即自己去他那儿。’

“‘休想！大主教在他那儿，此时休想！’神甫叫着，他吓得躲开了我。他冲到门旁，张开双臂，做出了宁愿去死也不放我进去的样子。

“那时我回答他说，我是个异教徒，是个蛮族人；我是一个异教徒，是个野蛮人^③，对于我来说，所有这些大主教，红衣主教，殿下等等，都是一个样。总而言之，我做出我决不罢休的样子。神甫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一把夺过护照，拿着它上楼去了。

① 原词是历史词，是对法国高级僧侣、亲王、王子、高级官吏的尊称。

② ③④ 原文为法语。

过了一分钟，护照已经签好。瞧，是不是要看一看？”我掏出护照，指了指罗马签证。

“您这，不过——”将军本来已开始说了。

“您说了您是蛮族人，是异教徒，这可帮了您的忙，”法国人笑着说，“这并不那么笨^①。”

“难道现在人们不正是这样对待我们俄国人？俄国人在这里坐着——不敢吭一声，也许都准备否认自己是俄国人。我和大家谈了我和神甫的争吵，之后，至少在我住的旅馆里，人们对我要更殷勤些了。有一个波兰胖地主，在吃客饭的人中是对我最坏的一个，现在鬼也见不到他了。我说了，两年前，我看到一八一二年一个被法国轻骑兵打了一枪的人——他开枪只是为了退出枪里的子弹。那个挨了一枪的人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他的全家没有来得及撤出莫斯科。”

“这不可能，”法国人大发雷霆，“法国士兵不会朝孩子开枪！”

“而这事实上发生了，”我回答道，“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退伍大尉告诉我的，我自己也看到了他脸上的枪疤。”

法国人说开了，他说得既多又快。将军本来附和着他，但是我建议他读一读佩罗夫斯基将军的《日记》，比如，哪怕只是读读部分章节也好，他曾经被法国人俘虏过。最后，玛丽娅·菲利波夫娜谈起了别的事，来打断我们的话题。将军对我极为不满，因为我同法国人几乎到了大叫大嚷的程度。不过，阿斯特列依先生似乎非常喜欢我同法国人的争论；他从桌旁站起身，他提议我和他干了一杯葡萄酒。晚上，我有机会同波林娜·亚历山德罗芙娜谈了一刻钟，我们的谈话是在散步时进行的。大家都去公园的娱乐场了。波林娜坐在喷泉对面的凳子上，她让小娜佳到离自己很远的地方去同别的孩子玩。我也放走了米沙到喷泉那儿去，接着，终于剩下了我们俩。

自然喽，一开始先谈办的事，在我把钱转交给波林娜时，一共只有七百盾^①，她简直发起火来。她曾经满怀信心地以为，拿她的钻石作抵押，我从巴黎至少会给她带来两千盾，甚至还要多些。

“我需要钱，”她说，“无论如何要弄到钱，否则我简直等于死

^① 盾：德国、荷兰等国旧时的金币。

了。”

我开始详细地向她打听我不在时发生的情况。

“从彼得堡得到两则消息，先是说祖母身体特别不好，好像两天后说她去世了，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消息是来自季莫费·彼得罗维奇，”波林娜补充说，“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们在等最后最终的消息。”

“那么，大家都在这里等喽？”我问。

“那当然：人人都在等，事事都在等。这，我们这里已经盼了整整的半年了。”

“您也盼吗？”我问。

“要知道，我根本不是她的亲属，我只是将军的继女。不过，我知道，在遗嘱里她必然会提到我。”

“我以为，您将得到很多。”我口气肯定地说。

“是的，她很喜欢我，不过，您怎么会感觉到这点的？”

“请您告诉我，”我反问道，“我们的侯爵，好像也倾心于你们家庭的所有秘密？”

“您自己为什么对这种事感兴趣？”波林娜神情严肃而又冷淡地看了我一眼后问。

“难道还不能？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将军已经拿了他的钱。”

“您猜得非常准确。”

“哎，要是他不知道祖母的消息，他会借钱？您注意到了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在谈到祖母时，他三次称她好奶奶：la baboul inka。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多么友好啊！”

“是的，您说得对。要是他打听到在遗嘱中我将得到什么遗产的消息，他马上会向我求婚。怎么，这是您想打听的事？”

“还只是会求婚吗？我想，他早就在求婚了。”

“您非常清楚不是这样！”波林娜坦率地说。“您在哪儿遇到这个英国人的？”经过片刻的沉默后她补了一句。

“我就知道，您现在会问他的情况。”

我给他讲了我过去路上和阿斯特列依先生的几次见面，“他很腼腆、多情，当然，他已经爱上了您！”

“是的，他在爱着我。”波林娜回答。

“当然喽，他比法国人可富上十倍。怎么，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些什么家产吗？有没有怀疑之处？”

“没有。他有一个什么华丽的宅邸。昨天，将军还对我肯定地谈到了这个。喂，怎么，您满足了没有？”

“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一定嫁给英国人。”

“为啥？”波林娜问。

“法国人漂亮些，但是更下流，而英国人除了正直之外，他还富裕十倍。”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是的，不过这个法国人——侯爵更聪明。”她用尽心平气和的口气回答。

“是真的吗？”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说。

“完全是这样。”

波林娜特别讨厌我提的问题，接着，我发现，她回答时，想用语气、语调惹我生气。我立即对她说了这点。

“怎么说呢，我真的想叫您发狂来解解闷儿。我允许您提这么多问题，做这么多的猜测，仅仅因为这一点，您就应该还账。”

“我的确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各种问题，”我安然地回答，“正因为如此，为此，我准备随便怎么偿还，即使奉送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

波林娜哈哈大笑起来。

“在最后一次，在什兰根贝尔格，您对我说过，只要我说出一个字，您就准备纵身朝下跳，好像那里有上千英尺。我以后倒要说一说，看看您是怎样付出代价，不过那时您应该相信，我能坚持到底，我恨您，恰恰是因为我允许您的事太多，更恨的是，我是多么需要您。但是，只要我还需要您——我就应该保护您。”

接着，她站起身，忿忿地说着。近一段时间，她和我结束谈话时，总是恶狠狠的，怒气冲冲的，真的咬牙切齿。

“请允许我问问您，布朗歇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不想让她没有回答完就走。

“您自己知道，布朗歇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打那以后，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布朗歇小姐大概要做将军太太了——自然而然，一定要有祖母去世的消息，因为无论是布朗歇小姐，她的母亲，还是她那堂表兄侯爵——他们都清楚得要命，我们已经破产了。”

“将军最终爱上她了？”

“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您听着，请记住：您拿着这七百盾，去玩轮盘赌，您尽量给我多赢一点儿；现在，我无论如何得弄到钱。”

她说完这话，叫了一声小娜佳，就向娱乐场走去，她在那里和我们的一帮人集中。我，一边愁绪满怀、惊讶不已，一边在走到的第一条路口向左转了弯。她吩咐我去赌轮盘赌后，我的头脑好像挨了一棒。真是怪事：我本应该好好考虑别的事，而此时我全心陷入了我对波林娜情感的分析之中。说实在的，我这两个星期不在这儿，我的心情要比现在，比回来的今天轻松，尽管在路上，我也像疯子一样痛苦，像个狂人似的拼命地跑来跑去，就连梦中都时时刻刻见到她。有一次（这发生在瑞士），我在车厢里睡着后，我好像和波林娜大声谈话了，这逗得和我坐在一起的旅客捧腹大笑。现在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爱不爱她？我再一次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最好说，我，已经上百次了，我还是这样回答自己：我恨她。是的，我恨过她。有过这样的时候（正是在我们每次结束谈话的时候），我真想丢掉自己的性命掐死她！我发誓，要是有机会用尖刀慢慢地刺进她的胸膛，那么，我觉得，我会痛痛快快地抓起这把刀子。与此同时，我也对着老天向众人发誓，在什兰根贝尔格，在山巅上，要是她真的对我说：“跳下去！”那么，我会立即纵身跳下去，甚至是痛痛快快的。我清楚这点。这样或者那样，总应该解决。所有这一切，她都非常清楚，也包括这种想法：我完全准确而又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我来说，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的幻想根本是无法实现的——我坚信，这种想法给了她无穷享受。否则，她，一个谨慎、聪明的女人，能跟我这样亲密、这样坦率吗？我觉得，她至今像古代的一个女皇看我，在自己奴隶面前，她可以脱掉衣服，因为她把奴隶不当人。是的，她把我当人看，多少次都是这样啊……

不过，我身上肩负着她交给的重任——在轮盘赌上，我无论如何要赢。我没有时间周密考虑：为啥急于要赢？在这个一直精于盘算的脑瓜里又萌发了什么样的新意图？更何况，这两个星期，显然增加了连我概念都没有的无数新情况。本应该琢磨琢磨，全弄个一清二白，而且是越快越好。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应该去轮盘赌赌场。

第二章

我老实说，这使我不快，虽然我拿定主意要去赌一赌，但是，我决不想代别人赌。这甚至使我有点儿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极为烦恼地走进了赌场。在那里，我的第一印象，全不喜欢。我无法忍耐整个小品文世界中的奴气，尤其是我们俄国的报纸，几乎每年春上，小品文的作者们总是谈两件事：第一，莱茵河畔赌城的赌场非同寻常的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第二，赌桌上似乎放着成堆成堆的金子。不过，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给他们赏钱，他们这样写，只是出于无私的阿谀奉承。在这些糟糕透顶的赌场里，没有丝毫的金碧辉煌，而金子不仅仅在赌桌上没有成堆，而且也压根儿见不着一丁点儿。当然喽，在赌的旺季里，偶尔突然会来个把怪人，或者英国人，或者亚洲人，土耳其人，比如今年夏天，突然输了很多，或者赢了很多；而所有别的人下注都很小，赌桌上钱的平均数量也放得不多。我走进赌场后（我平生中还是第一次），有一段时间还不敢玩儿。更何况，围挤着一大群人。要是单是我一个人的事，那么，我想，我早就溜之大吉，一走了事，不会去开赌了。说实在的，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我可不能无动于衷；我的确知道，而且早就决定，我不会这样离开鲁列滕堡；在我的命运里，一定会发生根本、彻底的转变。既然应该，那么就这样吧。我从轮盘赌中期望着很多很多，无论这多么可笑，不过，我觉得，对赌博的那种公认的愚蠢、荒谬的陈腐之见，则更为荒唐。为什么说赌博比任何一种捞钱的方法，比如说比做买卖，都坏呢？说实在的，百家中只有一家赢。但是——我何必管这么多呢？

为以防万一，我决定还是先观战，今天晚上不出什么重要的举措。今晚即使发生什么事，那么发生的事也是意外的，微不足道的——我拿定的主意就这样。更何况，应该研究赌法，尽管对轮盘赌有成千上万次的描写——我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但是，在我没有亲眼看到以前，对它的布局还是一窍不通。

首先，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肮脏——道德上卑鄙、龌龊。我绝对不是指围着赌桌的这几十张，甚至几百张贪婪而惶恐不安的脸。

想快点儿赢，想赢得多一点儿，在这类的愿望里，我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龌龊的东西；有一个富裕阔绰、吃得脑满肠肥的说教徒，他对人家“不过是小来来”的辩解回答道：这更坏，因为是小贪。我总觉得这种观点是非常愚蠢的。的确，小贪和大贪——这并不是同一回事。这是相对的比较问题。对于洛希尔^①来说是小的，而对我来说则是大得不得了。至于发财和赢钱，这岂是在轮盘赌的赌桌上才这样，人们到处都在这样做，在相互拼杀争抢，或者是赚钱捞好处。一般地说，发财、赚钱就是否丑陋——这另当别论，不过，此时我不想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本人就特醉心赢钱，所以，在我进入赌场时，贪财以及所有这肮脏的私欲，假如您想知道的话，不知怎的，这对于我来说，则是更为合适，更是一见如故。人们相互不虚伪客套，而是公开地、赤裸裸地干，这是最痛快的事。人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这是最无聊、最不合算的事！乍一看，在一帮轮盘赌的赌徒中，大家围着赌桌，他们对赌业的那种虔诚，那股认真劲儿，还有那种恭敬，显得特别不雅观。在这里，什么样的赌叫下等的，什么样的赌是规矩人玩的，都泾渭分明，这就是原因。有两种赌博，一种是绅士们玩儿的，而另一种是贱民们玩儿的，贪财人玩儿的，是各种各样的贱人、败类玩的。这里有严格的区别，而实际上，这种区别是多么可恶。譬如，绅士可以下五个，或者十个金路易，他们很少下更多的赌注，顺便说说，假如特别富有，也能下一千法郎，不过，纯粹是为了玩玩儿，只是为了消遣消遣，完全是为了看看赢或者输的过程，对赢钱本身不应该感兴趣。一赢上钱，比如，他会大声地笑起来，给旁边围着的人说说自己的高见，甚至他还会下注，下双倍的赌注，不过，也纯粹出于好奇，观察机会，数数钱，而不是出于卑鄙的赢钱欲望。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赌桌，所有轮盘赌和三十和四十，他不看成是别的，而是恰恰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消遣，看成是一种惟一独到的享受。对庄家设下和安排的赌注和圈套，他必须不屑一顾。要是他，比如，要是他觉得，所有的赌徒，所有的贱货，为了个把盾胆战心惊——而像他这样的富豪、绅士们，他们赌，则纯粹是出于嗜好和消遣，那就太好了。对

^① 洛希尔：十八世纪 M. A. 洛希尔创立了洛希尔财团，在英国、法国、南非都有其金融中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财团之一。